

四川评书

从脚说起

徐勋等著

四川

99.87



从脚说起(四川评书)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 字数 111 千
1980 年 6 月第一版 198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950 册

书号: 10118·300

定价: 0.47 元

目 次

追 车.....	1
龙腾盖.....	13
从脚说起.....	26
厂长出差.....	39
朝天椒.....	49
打进匪窟.....	71
广安城头.....	85
桥头劫车.....	113
张仕人上京.....	133
拳打镇关西.....	146
略谈四川评书.....	161

追 车

追车这章书，先说胖师傅。

胖师傅，胖，相当胖，不但胖而且胖，胖得很，很胖，向来就那么胖！据说他是这种体型。

常言：“人上一百，体型各别。”有的人十二三岁，长一米八九，属于木型。杉杆！有的人六七十岁，身不满五，那是土型，几十年横顺在地下。胖师傅是水型，不管吃多吃少，吃孬吃好，始终是泡湍！

胖师傅现在更胖了。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他欢天喜地，心宽体更胖。按说他已六十开外，照前几年的想法，早该退休了。可是，他说现在春回大地，向四化进军，新的长征路上，他要“迈步从头越”。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，他生产上的确经验丰富，领导研究同意，要胖师傅好好地培养接班人。为了照顾他行动方便，把分配的自行车票给他一张，关工资那天，胖师傅特地进城，在交电公司凭票取车。

天气虽然炎热，胖师傅汗流浹背，拿到自行车后，心里凉快透了！凤凰牌—18型，全链盒，克罗米的车把，镀电衣

架，亮华华的。新产品，高质量，安逸！

看见自行车，他无比欢喜，想起旧社会，他害怕“洋马儿”。

旧社会中国连脚踏车都造不出来，所以人们都把这玩艺叫“洋马儿”。

那年月胖师傅在厂里作工，资本家只图自己发财，不管工人死活。工人除了拚命卖力，没有一点福利。胖师傅作工在土湾，家在牛角沱，每天上下班，来回几十里，全凭两条腿走路，天不亮上班，黑尽了还没拢屋。“一年四季天天都是两头黑，亲生的儿女连老汉都认不得。”就这样不要命地跑路，还经常遭工头打旷工。当时工头凶狠，专整工人，胖师傅有时去晚了分把钟，这家伙就不翻工牌。胖师傅天天哪怕是弓起背背干到黑，结果因为工牌没翻，就叫旷工。干一天的活路，落个猫翻甑子——替狗干了。十五那天关薪水，个钱都得不到，全家人这“横起一合”又往哪里搁呢？伤心！

也许现在有的青年人会问，胖师傅为啥不赶公共汽车？你们不晓得，旧社会偌大个重庆城，只有几部烂车子。一则人穷没钱，赶不起。二则，急事坐那样的车子，也赶不上时候。当时公共汽车，没汽油烧木炭。车子后面背一个桶桶，走一路，停一路。谓之：“一去二三里，抛锚四五回，修理六七次，八九十人推。”你说那样的汽车是人坐的吗？重庆走小龙坎，不一回是走了三天半，还搭摸黑！

胖师傅为了生活，又不得不去作工。作工要赶上班的时

间，怎么办呢？经朋友们商量，建议他去拍卖行，买部“洋马儿”。那东西骑起不费力，上下班赶得上趟趟。当时“洋马儿”很贵，买旧的都要很多钱。胖师傅靠三亲六戚，朋友们凑合，自己也把裤腰带勒到最后一个扣扣上，才筹集了一垛“金元券”，终于在拍卖行买了一辆“三枪牌”。车子倒是名牌货，除了铃当不响，周身都响！只有刹车不灵，其余都灵！

好在胖师傅自己会修理。车圈擦得铮明瓦亮，轮胎打得气鼓实胀。平常他不骑，就用绳子吊在屋里，不让轮胎触地，产生摩擦，减少损耗，延长车子的寿命。

记得他那侄儿子，很想学骑车，跟他说过好多回，他都没答应。那天，他侄儿见他不在家，悄悄地把车放下来，准备推出去试一下。不料前轮出了门坎，后轮还在门坎里头，胖师傅突然回来碰见。当时“喜欢”得脸都青了！上去二话没说，“啪！”就是一耳光。

“咄！你真打喷？”

“你把车子弄出来干啥？”

“就在门口骑一下，我又不走远呢！”

“骑一下？你看看，把车子搞成啥样子了？”

他侄儿一想，我才摸到起，骑都还没骑，未必就整坏了？看了看车，心里十分不服：

“啥样子？好好的吖。”

“还好好的？你仔细看看，轮胎都沾地了！”

车轮子能不沾地？他这车是悬空吊起的，所以难怪。

胖师傅，为“洋马儿”害过一场大病。症候不是一般，差不多医生还认不出来。啥子病？夹气伤寒。为啥得这么个病？“洋马儿”惹起的。

那是个下午，天要黑不黑的时候。胖师傅下班，骑起车子回屋，在街口上想起：今黑家里吃啥菜呢？干脆，拈两砣“红灰毛”回去。此时他恰好到了酱园铺门口。心想买了回去，免得一会再出来单自跑一趟。于是在酱园铺门口，把车一停，买两砣“红灰毛”，这不要多久的时间，“洋马儿”不锁，大概没得关系。胖师傅从身上摸出一张干净的纸来，摊在手上，向酱园铺里小学徒招呼：“柜上的兄弟，请拈两砣‘红灰毛’。干一点的！”那时候所谓“红灰毛”，即是现在叫的豆腐乳。

胖师傅给了钱，接过“红灰毛”，转身就走：“咄！我的车呢？”他发现“洋马儿”不见了。在旧社会小偷厉害，扒手成群。慢说“洋马儿”没锁，锁起的也偷得走。小偷身上有的万能钥匙！纵然你这车捅不开，他砸也能砸烂。再说，小偷身上有很多勾勾挂挂。只要往“洋马儿”旁边一站，腰杆微微一弯，勾上后轮子，离地两三公分，手推车把，前轮一转就走了，后轮动都不动，旁边人不注意，根本不发觉。何况胖师傅这“洋马儿”锁都没锁，当然骑起就走，那是方便的哟！

胖师傅见小偷骑他车子还没走多远，不禁心中怒火上升：哼！你胆子不小。天还没黑，敢当众偷车。我只要一喊，

街上这么多人，总有几个帮忙的把你挡倒起，我肯信你麻得脱！于是他放声大吼：“车子！前头那车子，快站住！”

此时街上的人，被他喊得莫明其妙，哪个的车子？前头这么多车子！是黄包车，还是脚踏车？过路人正在议论之际，小偷也回过头来，嘻皮笑脸地说：“老哥子，今天时间不早，明天茶馆喝茶，我等你！”过路人一听，以为他俩在“涮坛子”！“哎呀！我默到啥子事，原来这胖子在街上操‘王占彪’。搞半天是他骑人家的车出来逛街，现在别人把车骑回去了。不然，咱个会约他明天在茶馆喝茶呢？”胖师傅一听，更见火冒：“你们为啥乱说？分明是我的‘洋马儿’，怎么会成为他的车呢？”

“你们不是朋友，他为啥约你喝茶呢？”

“他这是扯的靶子，麻你们的，分明是小偷！”

“哎！你刚才为啥不喊清楚？快追车哟！他都跑到方家什字去了。”

胖师傅追到方家什字。这马路中间有个土台子，台子上面一把布撑花，撑花下面站个人，一身漆黑，手上那个棒棒，是两个颜色，名曰“水火棍”。这个打扮，多有几天的知道，伪警察的章法。小偷骑着胖师傅的“洋马儿”，紧贴这岗亭一转，倒拐就跑到那头去了。胖师傅追得气喘吁吁，也不顾有无汽车过路，向岗亭直奔过来。伪警察也怪，不挡偷车的，他偏管丢车的：“站住！行人不能横穿马路。”胖师傅上气不接下气：“警、警、警……”，为啥仅说不出来？他本想

报告警察，但一想，称警察不行，恐他说不尊敬他。可该称啥子？他仅想半天，终于说出来：“警官先生，请你帮帮忙。”

“出了啥子事？”

“那个穿麻杂杂衣服骑单车的，是个偷儿，他把我车子偷去骑起跑了！”

“哪个？啊，就是那转弯弯的那个骑‘三枪牌’的是不是？”

“呃，就是他，他骑的那车是我的。”

“嗯，你的车为啥他骑跑了？”

“警官，他是个偷儿。请你帮忙挡一下！看！他都跑远了。警官，快！快追！”

“慢来！你自己的车为啥不好好锁住。自身不谨，扰乱世人。”

“警官先生，我是在买‘红灰毛’的时候，他，他啊吹！他都跑远了！”

“跑远了，跑远了，算了！”

“警官，我丢不起呀！”

“丢了几回？”

“一回都喊恼火，还能有几回？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初次丢车？头回？头回是初犯，下回丢了就罚款！”

“啊？！”胖师傅一急，手上的“红灰毛”捏成了水：“这

是啥子世道，兴的妈个那样名堂！”原来伪警察是小偷的保护人，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。胖师傅不知道，气得二话不敢说，回家害场大病，谓之“夹气伤寒”，一见到“洋马儿”，就怕罚款。直到解放，这毛病才治好。

大跃进以来，听说我们国家自力更生，造出了“永久牌”自行车，胖师傅就想买一辆来骑。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一想法未能实现。文化革命中，他更不敢买，一来怕被说成是贪图享受，二来怕被武斗队打、砸、抢去，直到今天终于如愿以偿，所以胖师傅喜欢自行车。

当他把车子从交电公司提出来，不怕天热，围着解放碑骑了一圈又一圈，心里高兴，说不出的痛快。你们二天进城去看，经常在解放碑前逛街骑车那个胖子，就是胖师傅！

他骑着，骑着，来到会仙桥水果店门前，一眼看见正在供应陕西运到的潼关西瓜。哎！这玩艺好几年都没有了，现在抓纲治国，又有大西瓜了。买个回去，全家人都凉快。胖师傅，在水果店门口停车，他见店门口还停放有自行车，心想：买个瓜就走，不锁没来头。当即走进水果店：“同志，请你帮忙选个大的，重点儿的，肚脐眼小的！”因为那种要甜些。

售货员照他意见选好一称，二十好几斤。胖师傅满意，接过西瓜，从荷包里摸出崭新的人民币。刚才关了工资，是一张整块，所谓“全家像”递给售货员。当售货员正在找补他零钱的时候，胖师傅抱着西瓜，心里甜蜜蜜的：“吃大西

瓜，又骑新……哎呀！我车子在外面没锁呀？现在拨乱反正，社会秩序好，可也还要……”他想到这里，不等售货员把钱补给他，立马转身出店一看：“哟！车呢？”水果店门前没有自行车了。哪去了呢？胖师傅不知道。

原来胖师傅进店的时候，水果店出来一位同志，他是一位出纳。今天到银行取款，骑车来到水果店，因为天热口渴，在店门口下车，进店稍事休息，吃了几块零片西瓜，感到时间不早，要立马回去给同志们发工资。所以，他提着钱包出店来。这同志工作负责，什么都好，只是耳朵有点背，其实也不太背，打炸雷他听得见。他把钱包往车后书架上一放，开了车锁，骑起就跑，心里想的是快点赶回去。不料后轮在人行道上一腾，钱包没卡紧，梭下来了。出纳同志的耳朵背，自行车往前奔驰，钱包落地的声音他根本没听见。

此时，从街这头过来一位解放军：“咄！谁的包包？”四顾无人。解放军同志发现地下车轮印子，向出纳同志呼叫：

“同志，你包包落了！”刚才说了，出纳耳朵有毛病，如果在前面喊顺风还听得见，你在后面叫，他不照闲。解放军掂了掂包包重沉沉的。心想：“里面肯定是贵重的东西，十有八九是这位骑单车的同志落的，他可能有什么急事，包包都顾不上要了。这么办，我今天休假，不妨帮他送去吧。呃！我跑不赢他骑车的？”解放军一回头发现有一辆新车，凤凰——18型，连锁都没来得及配：“是哪位同志的车？暂时借来用一下！”解放军边说边把钱包往车把上一挂，骑上胖师傅的

车子，与出纳同志送钱包去了。

胖师傅不知道这笔事，出来发现车不在，心里吃惊，不禁大声叫喊：“车子！车子！”

事有凑巧，一辆机动三轮，送了客正停在街对面。听见胖师傅一喊，驾驶员立马把车开过来：“同志，到哪里？我们包接包送，包你满意，上车吧！”

“还要下哟！哪个要你的车？我是找我的车。”

“哈哈！没想到你也是开三轮的！”

“我开两轮的！嗨！我是找自行车，新的不见了。”

“新车？你看！那位解放军同志，刚从这里过去，骑的是新车。”

胖师傅一看果然是自己的车，但是又莫明其妙：“解放军同志，为啥会骑我的车？未必他是穿错了衣服哇？”他抱起西瓜就开追：“车子！车子！前头那辆车子！站住！”

解放军听见喊声，误以为胖师傅在帮他的忙，喊前头出纳的车子。所以他掉头回来感谢胖师傅：“谢谢你老师傅，不用他站住，我一会就追上了！”

“啊！你也会这一套？”胖师傅追车，人又胖，还抱个大西瓜，天又热，可想而知这形象有多光辉！

胖师傅刚追不远，从他身后传来又是一阵喊声：“老同志，西瓜钱！”

这是售货员追出来了。一个西瓜廿几斤，哪里用得了一张“全家像”十元钱呢？售货员找补后，发现胖师傅走了，

因此追上来，一定要把该补的钱补给他。因此在后面边追边喊：“老同志，西瓜钱！”

胖师傅心想：“买西瓜，我给了钱的呀。”于是，顺口答道：“钱给你啦！”

售货员误解了：“给我？我认都认不到你，为什么把钱给我？老同志，这钱我不要。”

“不要就算了嘛，你跟着追哪样吖！”

对了，各想各，各说各。售货员非追不可！财贸双学运动开展，职工们正在互相竞赛，为顾客服务，一定要让顾客满意。不管胖师傅家有多远，售货员决心追到，务必要把钱补到他手上，这叫向顾客负责。闹热！解放军追出纳，胖师傅追解放军，售货员追胖师傅，街上吼喊连天。

正好有两位老大娘，在街心花园散步：“大姐，现在一好起来硬好得快，你看这街上的清洁卫生、秩序多好。”

“是呀！这些专栏，诗、画样样都好。我现在没事就爱出来看下子。前些年‘四害’横行，拿轿子抬我都不出来，街上到处都有浆糊臭！”

“大姐，你快看！那胖子边跑边吼，他们在干啥？”

“老妹子，我想起来了，听孙娃子说，最近要开运动会。他们可能是在练习。”

“嗨！那胖子岁数不小，干劲还足。冷练‘三九’，热练‘三伏’。我们该向他学习。走，大姐，我们也跟着凑热闹。”

好看，六个人跑一长串，两个骑车，四个跑路。各喊各

的：“同志，包包！”

“前头的车子！”

“西瓜钱！”

“一二一，一二一！”

解放军的车速快，一会追过出纳。一拐把，将出纳截住。出纳开先不乐意，暗想：“这么大条街，你来挤啥子？撞到有啥样好的嘞？”他正要说话，眼睛落在解放军车把上：哦！一回头见书架上光光的。立即回怒作喜，万分感激：“谢谢你解放军同志。不是你帮助，我今天要汤水。只想回去发工资，包包丢了，回去发铲铲呀！”

“是你的包包？”

“是我的车子！”

胖师傅追拢，见出纳紧握解放军的手，心里恍然大悟：“啊，是这么回事嘞！”

“老同志，刚才因时间紧迫，未经你同意，借用了你的车子，向你检讨！现在任务完成，请你检查，车子是好的，原物送还。”

“嘿嘿嘿！特殊情况，特殊对待。解放军同志，你们个个是雷锋，值得学习。莫关系，车子是好的，再骑一盘都可以！”

“老同志，西瓜钱我不要，应当给你！”

胖师傅手上西瓜正没放处，为了去接车，他把西瓜往售货员面前一甩：“你不要钱，我这西瓜就还你！”

售货员眼灵手快，迎面一手，将西瓜接住。正赶上后面二位大娘跑拢：“嘻嘻！老妹子，我们是该加强锻炼。眼睛不向堂了！人家不是在比赛跑。你看，他们是在练习打过街篮球！”

（徐 勍）

龙 腾 盖

龙腾盖，忆贺帅， 刘胡子，人还在。
红军碑，云天外， 照人间，镇妖怪，
红色江山传万代， 打倒一切反动派！

好听，这事情振奋人心，讲起来激昂慷慨。发生在哪里呀？地，龙腾盖吖！

在我们川东南山区，酉(阳)、秀(山)、黔(江)、彭(水)里头，从土门垭进去，翻上矿山石梁子，十里坪，百丈坡，毛毛山……都属龙腾盖公社的区域，啊！公社化以后是富饶的山区哟！

不过，话说转去，早年龙腾盖可恼火啦，三省交界，四县连接，叫做“五不管”的地方，光景惨淡，冻寒得很。刘胡子编过一首山歌，歌词是这样的：

山高冷浸石树林，顿顿尽啃包谷粃，
心想吃碗白米饭，除非老头生娃娃。

其实，龙腾盖并非不出米，湾湾绿水田连田，盛产有名的“油沙米”。谷子吊吊长，颗粒又饱满，搯出来漂色得很：白生生，油浸浸，煮起涨饭……喷香！当时，就是穷人吃不到。

啥原因呢？遭蒋撮瓢撮光了吔！蒋撮瓢是龙腾盖的土皇帝、伪团总，“棒老二”头头。两个儿，老二在城里当征收局长，老六在军阀刘湘手下当预备团长。有枪有权，有势有钱，刮尽地皮，外号撮瓢。这家伙无恶不作，人民恨死他一团血，巴心不得哪天能砸烂撮瓢，打开蒋家桶子的万石仓，伸伸抖抖吃几顿饱饭就好啊！

嘿，这一天还真的盼来了！贺龙同志率领红三军撤离洪湖，转战湘鄂，游击四川，一九三三年底，兵进龙腾盖。穷苦人拍手称快，刘胡子又编了山歌：

红旗展虎跃龙腾，贺将军打富救贫。

白米饭当顿尽胀，打土豪干人翻身！

红三军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救穷人，闹翻身，粮食衣物，统统分发给穷苦人家。刘胡子就领到了四块“花洋”，而且是贺军长亲自分发给他的。

那时他还不叫刘胡子，因为还没大长胡子，二十零丁几岁数，个头又不太高，一般喜欢叫他刘丁丁毛。哪格叫这个名字？原来他从小当放牛匠，头发长起没钱剃，当然只有留